

Footprints in the Snow

雪中足迹

圣严法师自传



第一本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圣严法师自传

圣严 法师 ○ 著
释常悟 李青苑 ○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雪中足迹/圣严法师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11

ISBN 978-7-5613-4619-8

I. 雪… II. 圣… III. 圣严法师 (1930~2009) —人生哲学

IV. B949: 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3526 号

图书代号: SK9N1017

上架建议: 人生哲学·人物传记

FOOTPRINTS IN THE SNOW © 2008 by Chan Master Sheng Yen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n
Master Sheng Yen c/o Gail Ross Literary Agency, through The
Grayhawk Agency.

雪中足迹

著 者: 圣严法师

译 者: 释常悟 李青苑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特约编辑: 困于 1984 辛 艳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619-8

定 价: 28.00 元

Footprints in the Snow

雪中足迹

圣严法师自传

圣严法师◎著
释常惺 李青苑◎译



无限感念

圣严法师是一位伟大的人生导师，我对他的学养与智慧充满信心，也钦佩他在东西方推广佛教的贡献。能够身为他的友人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

——一行禅师

这本自传明确地告诉我们，即使生存在今天这么复杂的世界上，保持一颗知足常乐的心仍是可能的。这本书以一种既温柔又深具怜悯的口吻写就，亲切而动人，一如禅学本身。

——西尔维亚·布尔斯顿 (Sylvia Boorstein)
《快乐佛法书》作者

2003年初秋，常复师姐引荐，接起与师父殊胜的法缘；
2009年小除夕，常复师姐叮咛，为师父的自传写序；
2009年初九，常复师姐急电，师父已舍报圆寂。
圣严师父是末法时代大修行者之典范，
他老人家虽然什么也没带走，但留下一切的慈悲、爱与

智慧在人间。

回忆师父如此慈悲的智者，我又如何能用文字语言表达心中的感悟？

唯有推荐这本《雪中足迹》给大家，
请一起用心感受“人间净土”的境界。

——李连杰

出身贫困的孩子，发大愿，度众生。

法鼓山不是一年建造起来的。

圣严师父的执著与从容，给我启发，给我力量。

——林怀民

圣严法师，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，带给社会向上提升的力量。

——张忠谋

无上甚深的妙法在圣严法师的手中传承，从中我们领悟心的力量，一份安定自在的美好。

——张淑芬



师父是正信佛法的先行实践导师，永植在我的内心世界。

当我需要的时候，师父给我佛法、智慧，没有时间、空间和死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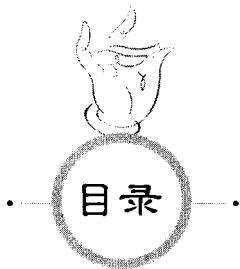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张辉明

一个平凡少年走上不平凡的宗教之路，成就人间佛学，照亮俗世，普度众生。阅读本书，如沐于大师智慧与慈悲的恩泽中。

——萧万长

他总是在人心彷徨不安时，即时提供安心的力量。

——严长寿



第一章	芒鞋/013	第十二章	批评与害怕/159
第二章	敞开的门/021	第十三章	在日出之国/167
第三章	狼山/033	第十四章	前进西方/175
第四章	上了天堂/053	第十五章	吃苦/183
第五章	超荐亡魂/065	第十六章	流浪/195
第六章	一个和尚的教育/075	第十七章	第一张佛桌/207
第七章	忠诚的军人/085	第十八章	山中禅/223
第八章	桶底脱落/097	第十九章	鼓震东方/233
第九章	自由了/109	第二十章	圆满/239
第十章	棒下出孝子/117	圣严法师智慧语录/248	
第十一章	野生地瓜叶/141		



我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佛教僧侣，十三岁出家，今已七十七岁。我的一生宛如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缩影。

在此书之前，我的个人传记已有三册：有我自己写的自传，也有他人为我写的传记。我在三十来岁完成的第一本自传《归程》，记述我所成长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动荡的中国社会；一九九三年，我从另一角度记述此生历程，写成《圣严法师学思历程》一书。这两本书的主要读者都是华人，在华人社会是受到重视的，尤以《圣严法师学思历程》一书，至今已有二十三万册的销售数字，算是一本长销的中文书了。二〇〇〇年，一位台湾文学女作家施叔青为



我写了一本传记《枯木开花——圣严法师传》，读者群也有很好的回响。

现在这本英文传记 *Footprints in the Snow*，是我生平的第四本传记。本书缘起于十年前，一位 Mickey Desend 先生来到纽约我主持的东初禅寺，跟我学习禅修，他在禅修过程中很受感动，又对我的一生充满兴趣，因此主动提出采访要求。一九九六年入秋开始，他一共来采访我十余次，每次现场都有录音。日后由于他的工作变动，自美国东部（纽约）迁往西部，我们的互动因此中断，而本书的后续采访，也就暂且搁置了。

到了二〇〇五年，一位服务于出版界的 Kenneth Wapner 先生，他在听了我的受访录音之后，非常感兴趣，主动写成一份出版计划书，问询 Doubleday 出版社为此书出版的机会，结果得到积极的回应。

今日此书即将出版，我要感谢所有与此书产生因缘互动的朋友，以及在访谈过程中为我居中翻译，乃至在初稿完成后，在我与作者之间担任桥梁，为追究某些细节而一次又一次再采访确认的李世娟女士；她本身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也是我的弟子，经常为我主持的禅修活动担任英文翻译。

至于此书与我过往的三本传记，有哪些异同？凡是述及我这一生所走过的人生旅程，那是无法变更的事实，必然相同，可是基于访谈者本身历练以及对于我这个人生平的兴趣，所发

问的角度与思索，便有不同；此外，访谈者的提问，也多多少少反映了读者所可能感兴趣的部分。

本书所呈现的内容，即访谈者对我最感兴趣的部分—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特殊生命行旅，比如我多灾多难的贫困童年、年少因战乱饥荒而出家、当了十年军人、三十岁再度出家、我师父所给予我的严厉训练、山中闭关六年，以及我以小学学力赴日本留学而取得硕、博士学位，乃至日后我到了美国……这些过程全因采访者的好奇，一次次细问、追问，才让我答得更详细。否则对我个人而言，这些都是过往小事，实在不需再提。

可以说这本书的特色，就是从生活面角度呈现我这一生的生命经历，以及我所抱持的人生态度。换句话说，是作为一个跨越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僧侣，我所走过的困境，我曾历经的欢喜，和一个东方僧侣如何融入西方社会的历程。特别一提，某些经历是经由采访者一次一次地补充采访，总算满意，终于定稿。对此我很感激，也很佩服。

不过，由于两任访谈者都是西方人士，似乎对我从事的佛法推广和佛教修行的部分着墨甚少，乃至包括我的宗教师与禅师身份，在晚近二十年来之于东西方社会的影响、之于世界和平的努力，也很少提及；还有我在台湾、美国创办“法鼓山”禅修和文教体系，推动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关怀及佛教修持等



Footprints in the Snow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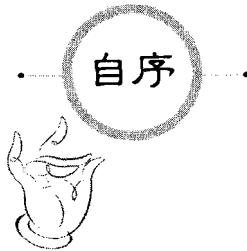
种种的工作，也因作者访问面向的选择，而被搁置在侧了。

最后，感谢出版社出版此书，也为所有读者祝福。

圣严

2006年12月14日于纽约象冈道场

(编注：本文原为英文版所做的序，但英文版仅摘录部分，今由法鼓山文教基金会提供圣严法师当时所撰的全文，作为中文版序。)



我今年七十九岁，我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。西方读者或许知道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变迁，但不是那么熟悉。出版这本自传的动机是想与西方读者接触连结。这本书的内容与我前两本中文自传及另一本中文传记均不同。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中文自传曾刊载的，大部分是新的。

这本书可说是我一生的回忆，由印象和记忆所及，所以不是完整的纪录，因为有李世娟及 Kenneth Wapner（编辑者）的采访，我才能追溯过去的经历。对我来说，个人生命中的细节是不足为道的，但对读者而言，或许会觉得有趣。这也是两位采访者不断地再回来找我访谈的原因，所以，我要感谢他们，我也要感谢 Doubleday 出版社出版这本书。

感恩、祝福我所有的读者。

第一章

芒鞋





我在一九三〇年，马年，农历的十二月四日出生，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幺，那年我的母亲四十二岁，父亲四十一岁。据我母亲说，我出生时，非常瘦小，没比小猫儿大多少，很多人还说我看起来像只田鼠。于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了个名字——保康，永葆健康。

我出生的地方靠近小娘港，位于扬子江入东海的海口西边，我对这地方没什么印象，因为就在我出生几个月后，一场大水把所有的东西都冲走了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田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消失在河里了！

大水过后，我们先到南通附近的亲戚家暂住，接着搬到了上游，离海约一百五十公里，正对着南通港，一处名叫长阴沙的地区，父亲在租来的一亩农地上搭起了一间三间房的茅草屋，我们一家人就住了下来。

夏季时，白天很热，夜间则有河边吹起的



圣严法师智慧语录

需要的不多，想要的太多。
知恩报恩为先，利人便是利己。

凉风，穿透芦苇编织的墙壁送进了凉意！冬季时，天暗得早，大雪把我们覆盖住了，用泥土把茅草的缝隙补起来御寒。如果有钱买灯油，就拿旧布条做灯芯点燃小石灯，我的母亲、姐姐们会在灯下做针线活、编织；我的父亲和哥哥们则在编麻绳和做芒草鞋。

我们全家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和衣而睡，床实际上是四支木桩支撑着的木板组合成，上面铺着干草，再盖上棉布被子。早饭是玉米或燕麦粥，有时是没有味道的，因为没钱买盐！

老么的工作就是到田里捡拾动物在夜间留下的粪便。我把狗、马和驴子的排泄物铲到草篮里，再把铲柄穿过草篮提把，举起草篮扛在肩上，然后继续寻找下一堆粪便，铲柄上有个钩子固定着草篮的提把。这夜间的粪便，和我们的粪便（收集在户外粪坑中的大陶土罐中）就成了田中的肥料。

我的父亲和哥哥们是技巧熟练的渔夫，无论是撒网捕鱼，或是涉水走入扬子江的渠道中赤手抓鱼，都是高手。我们家在两个渠道中的一块土堆高地上，扬子江横跨整个地区，显得巨大、深邃及寒冷。在广大的天空下，这块地是那么的平坦。江边筑着堤堰，马路开在高土上，除了河堤上，看不到绿树，所有可耕地都种着谷物。

我们汲取河水灌溉农田，一个人骑踏在水车上，稳定地踩